

现代艺术家故事丛书

# 我的生活 夏加尔 自传

·陈训明· 编译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# 我的生活

——夏加尔自传

(法) 夏加尔 著

陈训明 编译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## 我的生活——夏加尔自传

---

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·发行（长沙市人民中路103号）

编 著：陈训明

责任编辑：姚阳光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

1/32

印张：5.5

2000年6月第1版

200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---

ISBN7—5356—1372—1/J·1289

定价：13.50元

МАРК ШАГАЛ



МАРС

chagall

依我看，艺术首先是一种灵魂状态。

而我们所有行走在罪恶大地上的人，灵魂都是圣洁的。

灵魂是自由的，它有自己的理智、自己的逻辑。

——夏加尔

# 奇书·奇人·奇画

(代序)

陈训明

齐宣王问孟子：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？”亚圣答曰：“不若与人。”

我很怀疑，即便是孟子这样的圣人，也未必任何东西都舍得拿出来与人同乐，至少也得等自己独乐够了之后。

夏加尔的这本《我的生活》，我早就买到并获得翻译出版的机会。可是越译越爱，越爱越舍不得译，生怕译完之后，再难找到这么精彩的奇书了。

此书之奇，首先奇在虽然分了将近 20 章，但章章都没有标题，说得确切一些，没有寻常的标题。只是把每一章第一段第一句的若干字放在第一行末尾，用黑体字印出，颇像我国《论语》中的《学而》、《述而》和《孟子》中的《公孙丑》、《万章》之类，并无统率全章之意。

不仅如此，一段往往只有一两句，鲜有超过四句者，有如激流迸涌、火山喷射，感情真挚而又强烈，使你不由自主地随作者歌吟、狂笑，或是悲叹、痛惜。

每字每句都那么凝炼，那么自然，又那么风趣，那么新颖别致，如同作者为本书所作的大量插图。

不错，是新颖别致。这新颖别致不是矫揉造作，而是天才画家不同凡俗的品性与追求的必然体现。

夏加尔从小就追求与众不同。作为犹太搬运工之子，父母都

希望他将来当店员或是会计好养家糊口，可是他立志要当不仅全家而且全城都感到不可思议的画家。

当画家也罢，但他不像其他的习画者那么循规蹈矩、唯师长之命是从。无论是在边远的小城，还是在首都彼得堡，他很快就感到老师的教学不投他的胃口，不能满足他的需要。

这种不同寻常令他吃尽了苦头，更将他造就成举世公认的第一流大画家。他逃离封闭落后的俄罗斯来到巴黎时，正是立体主义兴盛之时，试想，若是附翼其中，即使不能闻达于诸侯，至少也不会被人孤立，不致为衣食发愁。而他依然故我，坚持标新立异，走自己的路，在造型尤其是色彩方面达到令人目眩的境界。

正在此时，命运又突然捉弄他，让他自愿重陷好不容易才脱身的泥潭。饥饿倒还易于忍受，犬辈的欺凌几乎令他发疯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值此山穷水尽之时，昔日冷落他的西方如今又对他刮目相看，奉他为表现主义的先驱。于是他重又离开冰封雪冻的俄罗斯，奔向世界艺术之都巴黎，虽然他明白在那儿迎接他的荆棘多于鲜花。

他宁肯在那儿战死，巨人只有同巨人拼搏才有乐趣。但是也切勿小看侏儒，他们像蚂蚁一样多，也像蚂蚁一样不断分泌毒液，不断骚扰你，毒害你，待你警觉之时，已经无力对付他们了。

因此，夏加尔和他笔下的人物总是在天空飞翔；即使是在地上，也总是昂首向天，有意对群小视而不见。

## 本书提示

我最先看到的洗衣盆·····	( 1 )
每当我梦见·····	( 7 )
和我母亲在同一块墓地·····	( 11 )
每一天，无论冬夏·····	( 20 )
然而，我的才能·····	( 31 )
岁月流逝·····	( 39 )
在一个美妙的日子·····	( 49 )
忘了那个古老的节日·····	( 55 )
我在河边向姑娘们·····	( 62 )
我的画室·····	( 69 )
我在美术鼓励协会学校·····	( 79 )
只是因为遥远的距离·····	( 90 )
怎么办呢·····	(115)
德国人取得了最初的胜利·····	(121)
冰雪向俄罗斯压过来·····	(125)
有一天·····	(133)
伊多奇卡诞生了·····	(138)
我的学生们终于·····	(141)
“就这样吧”·····	(149)
教育人民部让我·····	(159)
我写这些字句时·····	(164)





## 我最先看到的洗衣盆

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洗衣盆，又深又圆，市场上卖的那种，我坐在里面绰绰有余。

我记不清是谁，很可能是母亲这样说，就在我出生之时，维捷布斯克郊区监狱后的一间临街小屋失了火。

大火顿时吞没整个城市，包括犹太贫民区。母亲和她双腿间满是血污的婴儿被抬到城那一头的安全地方。不过，重要的是，我生下来是个死婴。

我不想活。您想想看，这么个可怜巴巴的小不点儿，像是看腻了夏加尔的作品。

人们用针扎他，用水泡他。他终于发出了猫叫似的微弱声音。

但愿心理学家们不要因此而作出任何结论。上帝保佑！

然而，别斯科瓦季卡街——我们那条街的名字——上的房子至今完好。我不久前还见过它。

父亲有钱之后，立即将这房子卖了。这栋简陋小屋如同我画图中拉比头上的疙瘩，或是落进鲑鱼桶里被盐水泡胀的土豆。我从“雄伟”的楼顶打量它，皱眉寻思：

“我为什么偏偏要出生在这个地方？这儿的人们能呼吸什么？”

当我的祖父——长着大黑胡子的可敬老人离开尘世时，我父亲用几个卢布买了另外一栋住宅。

那儿不像别斯科瓦季卡街上那样与疯人院相邻，周围是基督教堂、围墙、店铺和犹太教堂等等简陋而又不朽的建筑，如同乔托壁画中所描绘的一样。

雅维奇们、贝丽娜们——老老少少、形形色色的犹太人在这儿劳碌奔波。穷人急着归家，富人高视阔步。男孩们从学校跑出来。我爸爸也赶着回家。

当时还没有电影。

人们要么回家，要么逛店铺。店铺是我继洗衣盆之后所记得的第二样东西。

这得除了我童年时代的天空和星星。

我无比亲爱的星星们，它们送我上学；当我离校回家时，又在街上等我。原谅我吧，我可怜的星星们，我把你们孤零零地留在可怕的天穹！

我忧伤而又欢快的城市。

小时候，我傻乎乎地从门口观看你，你完完全全地展现在我的眼前。若是围墙挡住视线，我就上台阶。若是这样，也看不见你，我就爬到房顶上去。怎么，原来祖父也在那儿。

于是，我想怎么看你，就怎么看你。

在这儿，在波克罗夫斯卡亚街，我又出生了一次。

您或许曾在佛罗伦萨大师们的画图中见过这样的人物吧？他们长着深棕色的大胡子，从生下来就没有刮掉过；可眼睛却似乎是深灰色；脸色则像锻烧过的赭石，布满皱纹。

这就是我父亲。

或许，您还见过《阿加大》<sup>①</sup>插图中那些表情和善而又略显呆滞的人物吧？（原谅我，我的好爸爸！）

您想必记得，我为您画过一幅像。您的肖像应当像一支同时闪亮和熄灭的蜡烛，并且应当受到睡意的袭击。

苍蝇——愿它受到诅咒——嗡嗡直叫，催我入眠。

有必要谈谈父亲吗？

一个微不足道的人、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有什么好谈的呢？这便是我难以选择词语的原因。

我的祖父是犹太小学的教师，别无办法，只好让他的大儿子亦即我父亲去听一个鲑鱼商人使唤，让小儿子去给理发匠当徒弟。

当然，父亲没有一辈子听人使唤，可是他劳苦 32 年，依然没有找到比做工更好的差使。

他搬运大桶。每当我看到他搬运这种庞然大物，或用冻僵的手从盐卤中捞取鲑鱼时，我的心就像松脆的土耳其饼干一样炸裂。肥胖的老板就站在他身边，活像个丑八怪。

父亲的衣服上溅满泡鲑鱼的盐卤，闪闪发光的鱼鳞到处乱



<sup>①</sup> 《阿加大》，带插图的犹太教祈祷书。

飞。他那一忽儿煞白一忽儿蜡黄的脸上，偶尔现出淡淡的笑容。

他笑什么呢？这笑从何而来呢？他像一阵风似的跑回家来。这条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，明亮的月光映照着他们昏暗的身影。此时我突然看到他的牙齿闪闪发光，我觉得它们像猫牙、牛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。

我觉得他神秘而又忧郁，高深莫测。

他总是精疲力竭，心事重重，只有眼睛闪耀着灰蓝色的平静光辉。

他又高又瘦，憔悴不堪，回家时总穿着那身被盐卤浸透的肮脏工作服。衣袋鼓鼓囊囊，一个衣袋口上露出破旧的暗红色手帕。他每天总是同夜色一起进屋来。

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馅饼和裹着糖的梨片，用青筋直露的深褐色大手分给我们几个孩子。我们觉得，若是我们自己从桌上去取这些美食，它们绝不会这么诱人，这么好吃。

而且，若是哪天我们得不到从父亲衣袋里掏出来的馅饼和梨片，这一晚上就会变得索然无味。

只有我一个人理解父亲，理解我们民族中这个同我血肉相亲的人，理解他激动而又沉默的充满诗意的心灵。

直到晚年，直到物价狂涨之前，他每月只拿 20 来个卢布。在这可怜的工资之外，顾客有时还会给几个小费。尽管如此，他青年时代毕竟还不是最穷的未婚夫。

据当年的照片以及我本人关于家中衣橱的回忆，他不仅身体结实，而且并非赤贫：能够送给新娘一块很阔气的披巾。她当时还是个小姑娘，个子矮小，婚后又长高了许多。

他结婚后不再将收入交给他父亲，而是自立门户过日子。

可是，还是先来把我大胡子祖父的肖像画完吧。我不知道他到底教了多少年的书，据说他受到普遍的尊敬。

10年前，当我最后一次同祖母一起去为他扫墓时，看着墓志铭，我再次坚信他是个真正可敬的长者、完美无瑕的圣人。

他被葬在一条急速奔流的小河边，一排发黑的篱笆把小河同墓地分隔开来。他葬在小丘之下，与不知多少年前就躺在那里的德高望重者为伴。

墓碑上的字迹大都模糊不清，不过还能分辨出这些古犹太铭文：“此处安息着……”

祖母指着墓碑说：“这就是你祖父的坟墓。他就是你父亲的父亲，也即是我的第一个丈夫。”

她不会哭，只是不断蠕动嘴唇，不知是自言自语，还是在祈祷。我见她跪在墓石前、小丘下，对我祖父大声哭诉。她似乎是对地心或棺材哭诉，里面装着不朽的圣物：



“为我们祈祷吧，大卫，我请求你。这是我，你的巴舍娃。为你患病的儿子沙佳，为可怜的居夏，为他们的孩子祈祷吧。祈祷吧，愿他们在上帝和世人面前都是纯洁的人。”



我同祖母在一起时总是很自在。她个头矮小，总共只由一块头巾、一条拖到地上的裙子以及一张满是皱纹的小脸组成。

她的身高才1米多一点点。

可她的整个心都充满了对她所怜爱的子孙们的忠诚和祝福。

她守了一段寡之后，经拉比祝福，嫁给我鳏居的外祖父。她的丈夫和他的妻子都是在我父母结婚那年去世的。于是，家长的宝座传给了我母亲。



## 每当我梦见

母亲的坟墓或是突然想起今天是她的忌辰时，我的心总是会抽紧。我似乎又见到了你，妈妈。

你轻轻地向我走来，走得那样慢，好像需要人扶持，并且面带笑容，就像我一样。这是我的笑容。

妈妈生于利奥兹诺，我曾在那儿画过一幢神父的房子，房子前面是栅栏，栅栏前面有几头猪。

这便是它的主人：胸前挂着闪闪发光的十字架，他面带微笑，对我祝福；走路时抚平屁股上的长袍。那群猪像小狗一样跑来欢迎他。

妈妈是外祖父的小女儿。外祖父半辈子在火炉边，四分之一的时间在教堂，其余的时间在肉铺旁度过。外祖母无法改变他游手好闲的习惯，年纪轻轻就去世了。

于是外祖父动弹起来，像一头惊恐的母牛或是牛犊。

妈妈难道也是一头不漂亮的小母牛吗？

有人说父亲娶她时看都不看她一眼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

她的口才非常好，这在贫穷的郊区十分罕见。我们都懂得珍视她的这一才能。

可是，无论怎么颂扬妈妈都没有用了，她早已不在人世！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

我不想说话，只想嚎啕大哭。

我向往墓门，想比火焰还轻、比云彩还轻地飞到那儿去痛哭。

河下游离小桥很远的地方，一块墓地出现在我面前。这是永恒的憩息之处——坟墓。

我的心就在这儿。你们到这儿来寻找我吧，这便是我，我的画，我的源泉。忧伤，我的忧伤！

哦，这就是它，妈妈的肖像。

或者是我的。反正都一样，这岂不也是我吗？我是什么人？

任凭你微笑、讥笑、惊奇，陌路人！

悲伤的深渊，早生的白发，不断涌出泪水的眼睛，几乎觉察不到的灵魂，几乎完全磨掉的智慧。

她都做了些什么呢？

她操持家务，指挥我父亲，总是在张罗修建或维修什么；开了一个食品杂货店，一戈比未付就进了一大车货。怎能用语言来描绘她那凝固的笑容呢？她坐在门口或是桌边，等待某个邻居来同她聊天解闷，使她摆脱那迫不得已的沉默。

晚上小店关门后，孩子们从街上跑回来，家里安静下来，父亲弯腰驼背地坐在桌边，油灯的火苗一动也不动，所有的椅子都规规矩矩，沉默不语；连户外也没有一点儿生命的迹象：天在何处？大自然奔往何方？——这一切都并非由于我们尽量不弄出响声，而只不过是进入了休眠状态。妈妈坐在火炉边，一只手搭在桌边，另一只放在肚子上。



她的发髻梳得很高，像皇冠一样，用发卡束着。

她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布，一次又一次，似乎在说：

“全都睡着了。我养这些孩子有什么用！谁也不同我说话。”

她喜欢说话。她善于遣词用句，常常使得同她谈话的人惊诧万分，张惶失措，只会傻笑。她说话时不手舞足蹈，几乎不动嘴唇，不摇动她皇冠似的尖顶发髻，像女王一样威严地谈话、问询或是沉默。

可是谁也不在身边。只有我听她说话，而且似懂非懂。

“同我说说话吧，儿子！”她求我。

我是个傻孩子，她是女王。我们能谈什么呢？

愤怒的手指把桌布敲得更久，更响。

于是，整幢房子沉入苦闷之中。

星期五晚上，星期六的前夜，父亲总是在祷告一半时入睡（我跪在你面前，爸爸），这时，妈妈用她愁苦的目光对她的八个孩子说：“孩子们，唱起拉比之歌来帮助我吧！”

孩子们唱起歌来，可是很快也睡着了。妈妈哭了起来，我抱怨说：

“看你又哭了，我再也不唱了。”

我想说的是，我的一切才能都源于她，源于我母亲。除了智慧之外，她把一切都传给了我。

她有时间问我：

“儿子，你在家吗？你在干什么？贝拉来过吗？你不饿吗？”

“你看，妈妈！你喜欢吗？”

只有上帝知道，她会如何看待我的画图！

我等着判决。她终于慢吞吞地说：

“不错，儿子，我看你有才气。不过，你得听我的话，孩子。或许，你将来最好还是当个商务代理人。我可怜你，你身子太单